

东方园林

审美论

DONGFANG YUANLIN
SHENMEILUN

曹林娣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东方园林审美论

曹林娣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园林审美论/曹林娣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4

ISBN 978-7-112-13922-4

I. ①东… II. ①曹… III. ①园林-建筑美学-东方国家 IV. ①TU98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7644号

本书以中国园林美学作为考察东方园林美学的坐标,旁及同源异质的日本、朝鲜等园林。主要内容有:东方园林审美发生论,东方园林审美构成论,东方园林审美接受论,东方园林审美价值论。作者试图挖掘园林美学的宝藏,更好地继承古人的审美积累,使我们在更广阔的视域中来研究和把握东方园林美学,从哲理的高度揭示产生东方园林美学的文化依据,从而真正理解东方古典园林的美学精髓,使更多的人“读懂”东方园林。

全书史论结合,有园林个案剖析,穿插相关园林图片70余幅。可供园林景观设计者和研究者、园林美学研究者以及有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责任编辑:许顺法

责任设计:董建平

责任校对:张颖 陈晶晶

东方园林审美论

曹林娣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7 $\frac{1}{4}$ 字数:426千字

2012年4月第一版 2012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48.00元

ISBN 978-7-112-13922-4

(2194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目 录

绪论	001
第一章 东方园林审美发生论（上）	013
第一节 园林审美的孕育	015
一、实用功利与“美”胚芽	015
二、狞厉之美与“象”思维	022
三、乐山乐水与“德”意识	026
四、适己无为与游心说	030
五、经始灵台与苑囿之渐	031
第二节 仙境畅想与乐志以隐	034
一、灵魂不死与仙话	034
二、壮丽美与上林苑	037
三、乐志以隐	039
第三节 园林审美的自觉	042
一、生命情怀与魏晋风流	044
二、澄观与畅神说	046
三、散怀山水 萧然忘羈	048
四、金谷侈靡 壶公清旷	052
五、濠濮间想	056
六、道佛合流与宗教园林	058
第二章 东方园林审美发生论（下）	063
第四节 东方园林审美的升华	067
一、审象于净心	068
二、意境说和韵味说	071
三、竹庄花院遍题名	076
第五节 园林审美的集成	082
一、园林美的结晶	085
二、园林美的集萃	091
第六节 两种美的相济有功	098
一、雕楹网薜荔	099
二、台榭金碧与烟霞舒卷	100

三、七宝楼台与出水芙蓉	102
小结	105
第三章 东方园林审美构成论（上）	106
第一节 形相美	106
一、相地合宜	107
二、得景随形	109
三、形式美感	111
四、茅茨土阶	124
第二节 艺术美	128
一、胸中蕴奇	129
二、略师其意	130
三、巧于因借	132
四、宛自天开	134
第三节 景境美	135
一、诗境	137
二、仙境	141
三、禅境	144
四、画境	152
第四章 东方园林审美构成论（下）	158
第四节 世情之美	158
一、教化之美	158
二、崇文之美	171
三、历史美感	174
四、风土之美	181
第五节 科学美	188
一、地景美	188
二、建筑美	192
三、山水美	196
四、配植美	198
五、博物美	201
六、和谐美	206
小结	208
第五章 东方园林审美接受论	209
第一节 审美鉴赏力	210
一、读万卷书	211

二、行万里路	211
三、钟泉石情	212
第二节 审美心理	213
一、唯道集虚	213
二、参禅悟道	215
第三节 审美视阈	217
一、柳暗花明	218
二、静观自得	220
三、迁想妙得	221
第四节 审美创造	222
一、层累型“误读”	224
二、改造性“误读”	226
三、迁想性“误读”	229
四、叛逆性“误读”	230
小结	231
第六章 东方园林审美价值论	232
第一节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234
一、厚生传统	235
二、心理调摄	237
三、低碳养生	238
第二节 崇朴尚简营构原则	241
一、崇朴鉴奢	241
二、园小意足	244
三、诗意乐生	245
第三节 有法无式的技艺范式	248
一、一法多式	248
二、制式新番	250
三、含蓄蕴藉	252
第四节 如诗似画的意境追求	253
一、诗性品题	253
二、雅韵墨香	258
小结	261
主要参考书目	262
后记	266

绪 论

一

人类文明被大致区分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以及两者之外更具局部特色的区域文明。“东方”本是个地理概念，“东方”内部可划分为中东、远东、近东等三大部分。经历了近 200 年的大冲突、大混战、大交流，时至今日，除去个别地区，完全纯粹的东方文明或西方文明都已不复存在。东方文明中，有以伊斯兰文化为主的西亚北非国家，也包括阿拉伯半岛；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文明，以后的伊斯兰文化在这一地区也有一定的影响；以东亚与东南亚国家为主的东亚文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兼有其他多种文明等。

但从整个东方世界来看，以中国、印度的文化为代表。印度的佛学具有独自的古老思辨形态，并且印度的美学学科基本上统驭在佛教的影响之下，其思维方式与西方基督教及西方的推理方式甚为接近。西方文明滥觞于东方的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这几乎是东西方学者的共识，美国威尔·杜兰说：“今天的西方文明，也可以说是欧美文明，欧美文明，与其说系起源于克里特、希腊、罗马，不如说系起源于近东。因为事实上，‘雅利安人’并没有创造什么文明，他们的文明系来自巴比伦和埃及。”^①

而真正体现东方意识的审美追求和思维特色的，是在中国保存下来的儒、道、禅学传统及其融聚生成的新学。儒、道、禅从生成到融合，就是这种东方审美意识演化的本质反映。

地处东北亚地区的中国，是“一个惟一幸存至今的文明”实体，“孔子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包括罗马的帝国，都消亡了，但是中国以持续的进化生存下来了。它受到了外国的影响——最先是佛教，现在是西方的科学。但是佛教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西方科学也不会将中国人变成欧洲人”^②。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也说：“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③ 所以，黑格尔说：“中国是特别东方的。”

中国古典园林同时滋育了朝鲜、日本园林。东方园林审美的实际情况，也与

① [美]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上，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37 页。

② [英] 罗素：《中国问题》，转引自《文史知识》2001·6，第 1 页。

③ [法] 弗朗索瓦·于连 (Francois) 著，杜小真译：《迂回与进入》，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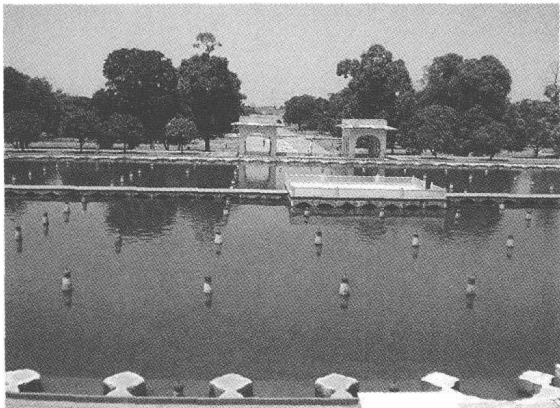
整个东方审美文化一致。

从上古的“囿”发展到“园林”的概念，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渐次扩展的。至现代，园林观念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的园林概念，除包含古典园林外，也泛指公园、游园、花园、游憩绿化带及各种城市绿地、郊区游憩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及国家公园等所有风景游览区及休养胜地等，与英美各国的园林观念相近。狭义的园林概念，是专指传统古典园林。“它具有广义‘园林’的基本内涵，但又有独特的艺术个性，即对一定的地段范围的选择和对该地段环境的改造，必须是通过整体的艺术构思规划并通过艺术的手段和工程技术完成的，因而创造出来的自然环境是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手段，涉及艺术创作的一系列范畴，包括园林创作的艺术理论，诸如相地、立意、选材、构思、造型、形象和意境创造等”^①。

古典园林是一种环境艺术，是人们有意识地按照自己认为的最美的环境进行构思，再通过工程及各种艺术手段营构出来，承载着各地区各民族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的综合艺术，是“替精神创造的一种环境，一种第二自然”^②，成为“人类进入高级文明的象征”^③。

世界园林发展史充分证明，特定地域的环境、气候、人种、习俗、文化和历史等构成的文化生态，决定了世界各民族的审美方式，形成了风貌各异的园林：古波斯、巴比伦、埃及等西亚、北非地区，由于90%地区是干旱的大沙漠，造就了人们对绿洲即水、草坪的天然爱好，古波斯的“天国乐园”，奉以处在田字中心交叉处的水为“天堂”，这个象征天堂的“水”演变为各种明渠暗沟与喷泉，这一手法为阿拉伯人所继承，成为伊斯兰园林的主要传统（序图-1）；西方园林在发展演变中较多地吸收西亚风格，互相借鉴，互相渗透，最后形成自己“规整和有序”的园林艺术特色（序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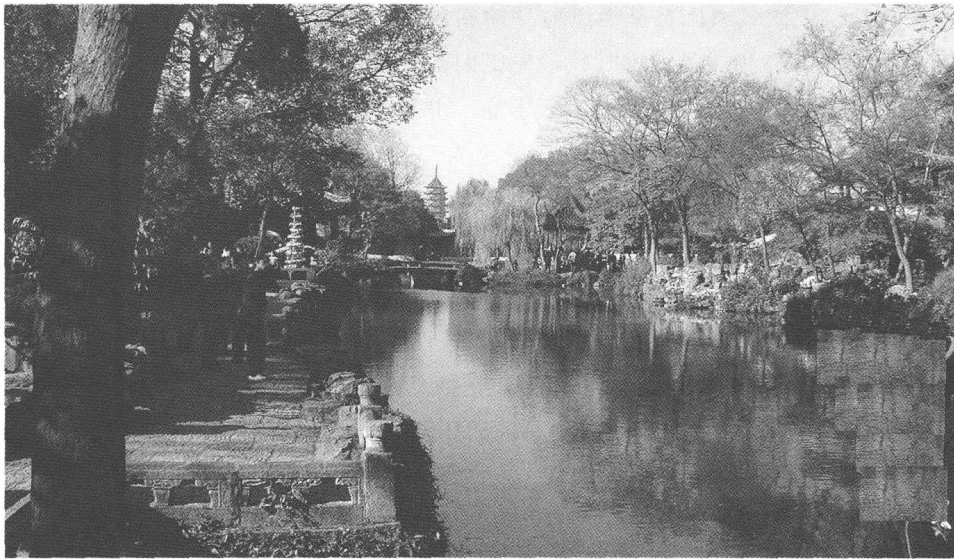
序图-1（左）伊斯兰园林（夏利玛尔花园·tianya200.com）
序图-2（右）欧洲园林（英国布伦海姆园·施莫东摄）



① 曹林娣：《中国园林文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② [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③ [英]培根：《人生论·论园艺》，华龄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



序图-3 东方园林
(苏州拙政园)

中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园林追求自然与人的和谐，充满着诗情和画意，被西方人称为“梦幻艺术”，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哈利姆博士的话说，具有“美好的、诗一般的境界”，是山水画意式园林。1954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造园^①联合会上，英国造园学家杰利科致词说：世界造园史中三大动力是古希腊、西亚、中国。^② 世界上最终形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序图-3）、西亚和欧洲三大园林体系。

二

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典园林在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中独具个性和美学特征。

首先，中国古典园林是“大地上的宇宙”，是艺术的宇宙图案，“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其遵循的最高创作目标，构园艺术家是从大自然抽取佳山水、植物等自然元素，通过概括、提炼、典型的艺术手段，使这些自然元素按照自然之理精心组合，达到巧夺天工的“天趣”，而绝无矫揉造作之嫌。

中国山水园林遵循的主要是老庄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老庄哲学纯任自然，赞美自然，要求人与自然合一，人向自然复归，但并不否定人的价值，而恰恰是为了要使人进入一种绝对自由的、犹如自然本身的境界。老庄哲学代表的中国先哲已经从宇宙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人类的意愿，这种万物一体的自然观，反映了先哲的生态智慧。

① 按：从严格意义上说，称“构园”比称“造园”更科学。

② 童寯：《中国园林对东西方的影响》，见《建筑师》丛刊第16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10月。

第二，中国古典园林从滥觞时期的囿台开始，就与人的审美艺术活动联系在一起，在万物有灵的上古时代，先民们是大自然中的受各种神灵支配的弱势群体，基于生存和繁衍的原始生活本能，出现了原始宗教的祭拜形式，成为远古时代重要的文化活动，中国园林正是滥觞于这类原始宗教形式，证实了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艺术存在于科学知识和神话思想或巫术思想的半途之中。”^①发现于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的“猎鹿”岩画，“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巫术与美术的联袂演出”^②。园林是人们审美的特定场所，是人与自然有序的融合，山水、建筑、植物，与自然界鸟啼虫鸣、天光行云，构成具有形态、肌理、质地、色彩、尺度等特征的有机整体，也是具有实用功能的生活栖息地。审美主体之心境在可观、可赏、可游、可触的园林中，与作为审美客体的园林景色摩擦出精神火花，获得审美愉悦。所以，园林作为视觉审美的客体，其美的形式是形神相兼相融、彼此渗透和相互交错的。

第三，中国古典园林集中体现了东方最高最优雅生存智慧，这是作为文化载体的中华文化天才们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有林语堂所说的“第八世纪的白居易；第十一世纪的苏东坡；以及十六、十七两世纪那许多独出心裁的人物——浪漫潇洒、富于口才的屠赤水；嬉笑诙谐、独具心得的袁中郎；多口多奇、独特伟大的李卓吾；感觉敏锐、通晓世故的张潮；耽于逸乐的李笠翁；乐观风趣的老快乐主义者袁子才；谈笑风生、热情充溢的金圣叹——这些都是脱略形骸不拘小节的人”^③。新儒家牟宗三也认为，中国人以前几千年学问的精华就集中在性理、玄理、空理，加上事理与情理，属于道德宗教方面、生命的学问，调护润泽生命，十分注重生活和养生，关注日常生活。从殷商出现的青铜器中的大量酒器，到丰富多彩的衣料、服饰、瓷器、古玩及其他用品，我们可以看出，对生活艺术是多么重视。园林作为生活境域，生活方式，在基于对人类整体命运的生态焦虑，探求人的生命本体、寻求诗意的栖居已经成为时代的精神指向的今天，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第四，中国古典园林是博物学的生动直观的教科书，一座座园林犹如一座座综合艺术殿堂，审美意象密集，建筑、山水、草木虫鱼、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小说戏曲，是历史的物化、物化的历史，它将中华文化真善美的内涵、中华民族道德信仰等抽象变成可视具象，成为对文化的一种“视觉传承”^④，人们能在最短的时间中，感知古老文化的意涵、思维、形象，轻松地把人们日常生活引入一种合乎至善的人生理想和境界。

① [法]列维·斯特劳斯：《野蛮人的思想》，伦敦1976年，第22页。

② 左汉中：《中国民间美术造型》，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第70页。

③ 林语堂英文原著，越裔汉译：《〈生活的艺术〉自序》，《林语堂全集》第二十一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4页。

④ 王惕：《中华美术民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1页。

第五，中国古典园林美，“具有由过去出发，穿过现在并指向未来的变动性，随着社会历史的演变，传统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变化，它的原生文明因素由于吸收了其他文化的次生文明因素，永无止境地产生着新的组合、渗透和裂变”^①，它蕴含着的内美是历史的积淀或历史美感的叠加，具有永恒的魅力。因为这种美，不仅是诉之于人感官的美，更重要的是诉之于人精神的美感，包括历史的、道德的、情感的，且由于这种美的永恒魅力，今天仍然吸引着人们，更由于这种美寓于日常的起居歌吟之中，使我们在举目仰首之间、周规折矩之中，都无不受其熏陶。^②

三

朝鲜、日本与中国毗邻而居，但他们建国，都远晚于中国，文明伊始，一切文物制度都曾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成为儒学文化圈中濡染最明显的国家。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连为一体，考古材料证明，早在石器时代朝鲜半岛和华北就有文化交流。文字、语言都一样，直到1443年，世宗大王才创立朝鲜语字母“训民正音”。公元1世纪，朝鲜半岛被分为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公元7世纪新罗统一朝鲜，并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及佛教的影响。

朝鲜开国传说，除了《高丽史》所记的檀君开国说外，史书记载比较多的都与中国有关：

殷末政治家和思想家箕子为商纣王庶兄（或曰诸父），商亡后为周王朝奉献了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洪范九畴”。《尚书大传》载：“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不愿事周为臣，率五千人到了还是蛮荒之地的朝鲜半岛。朝鲜史籍有大量关于中国箕子及“箕氏朝鲜”的记载，高丽仁宗二十三年（1145年）金富轼等编的朝鲜最早的历史文献《三国史记》，把“箕氏朝鲜”列为第一个王朝，还记载在高句丽的祭祀中，把箕子奉为“箕子神”。

李氏朝鲜实学派学者韩致滹，摘录540余种中国、日本古籍关于朝鲜的史料，编成《海关绎史》，其书称：“箕子率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药卜筮，皆从而往。教以诗书，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

《东国史略》卷1记载：殷商之际，“箕子率中国五千人避地朝鲜，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焉。言语不能通，译而知之。”

平壤玄武门外有箕子墓，城南有箕子田，都是箕氏朝鲜留下的遗迹。

《汉书·地理志下》：“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民以礼仪，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欲犹羞之，嫁取无所讎。是以其民终

① 叶朗：《审美文化的当代课题》，引自《美学》1988年第12期。

② 曹林娣：《图说苏州园林》丛书总序，黄山书社2010年。

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笱豆，都邑颇仿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怀器食。”

《三国志·魏书》卷30：“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

《梁书·诸夷》：“东夷之国，朝鲜为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犹有礼乐云。魏时，朝鲜以东马韩、辰韩之属，世通中国。”

可见，古代朝鲜在官制、法规、婚姻、祭祀、天文、伦理、农桑等诸方面，都来自商朝和中原。^①

夫馀别种说：

《三国志·魏书》卷30：“东夷旧语以为夫馀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馀同，其性气衣服有异。”

《魏书》卷88：“高句丽者，出于夫馀，自言先祖朱蒙。……百济国，其先出自夫馀。……延兴二年，其王余庆始遣使上表曰：‘臣与高句丽源出夫馀。’”

《旧唐书》卷211：“高丽者，出自扶馀之别种也。其国都于平壤城，即汉乐浪郡之故地，在京师东五千一百里。”认为朝鲜一族本是中国扶馀族的一支。

秦亡人说：

《晋书·四夷》：“辰韩在马韩之东，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韩，韩割东界以居之，立城栅，言语有类秦人，由是或谓之为秦韩。”

《梁书》卷54：“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辰韩亦曰秦韩，相去万里，传言秦世亡人避役来适马韩，马韩亦割其东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韩。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

自汉武帝以降，朝鲜作为中国郡县约400年之久，在中国唐朝时期，朝鲜全面吸收包括园林在内的盛唐文化。可以说，朝鲜长期分享着中国的文化成果。在今天的朝鲜古典园林中（序图-4），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唐代园林风格的痕迹。



朝鲜与日本仅一水之隔，朝鲜半岛成为中国文化传到日本的桥梁。日本德川光圀撰《大日本史》卷358 阴阳志历条也承认称：“上古民物淳朴，机智未开，是以历数占测之术，未闻其有之，逮至三韩内属，汉土律历之说，与夫天文五行之术，盖始流传于皇朝矣。”中国的道教、儒学、

序图-4 朝鲜古典园林建筑（佛国寺）

^① 陈广忠：《箕子》，见《文史知识》，1996年第1期，第65～69页。

文学包括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体系的园林文化也是通过朝鲜传到日本，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经过了朝鲜文化的过滤，才传到日本，又经过日本民族文化再过滤和文化再“误读”最后才在日本生根开花结果的。

地质勘测发现，洪积世的东亚大陆和日本是连在一起的，日本旧石器时代的物品与东亚古人和中国大陆古人的物品在形状和加工技术上都有相似性，此时产生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和广西柳江人，与日本港川人相近。种种迹象表明，中日两国人有共同的祖先。

日本西海岸岛根县古出云地区出土了一系列弥生时期（公元前300～公元前300年）的文物，其中有精湛的青铜武器和祭器，那时的周边地区，尚处在石器时代，这些都证实了日本在弥生时期确实存在过“出云王国”，那是公元前200年左右的大批中国江南移民定居地，中国正处在战国末期，秦始皇吞并六国，“大批越人利用舟师之利，亡于海上，分布于各大岛屿。由此推测，部分武装精良的越人沿海流北上东渡，很可能到了日本出云一带”^①。

“吴人善舟习水”^②，“视巨海为平道”。河姆渡遗址第三、第四层出土有木桨、陶舟以及除了淡水鱼以外的海洋鱼如鲷、鲳、鲨鱼等鱼骨，还有鲸鱼的脊椎骨，说明河姆渡人的渔猎活动不仅在内河，也有在近海活动的的能力。所以，有人猜测，最早的航海人是河姆渡人，他们至少在距今7000年前的古老年代就开始了漂洋过海的实践，并将石器制作、人工种稻及海洋捕捞等远古文明传播到海外。

“归化人”专指上古时代从东亚大陆或南洋诸岛移居日本列岛的居民，他们是日本人的祖先之一。根据日本发现的上古金属器具遗物推断，从公元前3世纪起，日本已有“汉族归化人”。日本文献中还将不同时期到日本的“汉族归化人”分为“秦汉归化人”和“新汉人”两部分。他们是将大陆文化传播到日本的功臣。中国西南地区的若干兄弟民族逐渐南迁而与南洋原住民相混杂。一部分南洋居民又北上迁徙日本列岛，成为今日日本人的另一始祖。在日本人类学史上，被称为“南洋归化人”。“南洋归化人”把南洋文化带到了日本，其中就包含着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③

日本风俗习惯也多与吴人相同：

据魏人鱼豢的《魏略》编成的《晋书·倭人传》：“男子无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谓泰伯之后，又言上古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

《梁书》卷54：“倭者，自云泰伯之后，俗皆文身。”与春秋吴地风俗同。

日本古无文字，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等较早的六种国史，成书都在汉字输入三四百年之后，也即《晋书》之后，所记日本开国传说有明显的抄袭中

① 刘伟文：《出云王国：东瀛考古新发现》，《文史知识》1999年第10期，第61～62页。

② 日本人习惯将江南一带人称“吴人”。

③ 严绍璁：《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第3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国传说的痕迹，如关于神武开国、东征传说毫无事实根据，是汉学输入后日人所虚构。但却不载泰伯后裔的传说。

至室町时代中岩圆月私撰的国史中，始明确记载日人为泰伯子孙，结果，“朝议谓，除天神、地神所以开此国，漫称出自异方之人，其书不可行于世，乃焚其草”^①，书被焚毁，本人受到处罚，民族狭隘心理和迷信愚昧制造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一桩文字狱。

江户时代的儒学大师林罗山，明白主张吴泰伯后裔说，并作了合乎逻辑的推测：

东山僧圆月，尝修日本记，朝议不协而不果，遂火其书，余窃惟圆月之意，按诸书，以日本为吴泰伯之后，夫泰伯逃荆蛮，断发文身，与蛟龙共居，其子孙来于筑紫，想必时人以为神，是天孙降于日向高千穗峰之谓乎？当时国人疑而拒之者，或有之欤？是大己贵神不顺服之谓乎？以其与蛟龙杂居，故有海神交会之说乎？其所赍持而来者，或有坟典索丘蝌蚪文字欤？故有天书神书龙书之说乎？以其三以天下让故，遂以三让两字揭于伊势皇太神宫乎？其牵合附会虽如此，而似有其理。^②

林罗山解释说：泰伯子孙来到日本，断发纹身，与蛟龙共居，长期与外人隔绝的日本人惊呼为神，以为是天孙降临；因为泰伯子孙与蛟龙共居，遂产生海神交会之说；泰伯子孙带来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用蝌蚪文书写的中国古籍，无文字的日本人不识，以为是天书、神书和龙书；泰伯有三让天下的美名，所以，伊势皇太神宫上写有“三让”两字。这些虽有牵合附会之处，但似乎亦多有道理。

日语音读较古的音就是“吴音”，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标准音，经过朝鲜渐渐地传到日本的。如数目词，除了算很小的数目时可能用日语本有的数词，其他用的一定都是吴音的数词。次古的音是遣隋史带回去的“汉音”是北方音，另有

“唐音”、“宋音”等。日本丝织品有“吴织”，至今称绸缎为“吴服”。吴织媛死后被当作吴服大神在“吴服神社”（序图-5）里被祭祀。红色染料称“吴染”，“日本料理”中最有代表性最具特色的食品“生鱼片”，亦是在战国时由吴传到日本的。^③说明中国特别是吴地与日本的深远关系。



序图-5 吴服神社
(日本)

① [日]《本朝通鉴续编·历应三年(1340)注》。

② [日]林罗山：《罗山文集第二十五卷神武天皇论》。

③ 一说为唐时传到日本的。

从中国战国后期至汉代，有不少中国大陆居民向日本列岛迁徙，史书盛传的徐福东渡说并非空穴来风：

据明代李言恭、郝杰编撰的《日本考》，言秦人徐福，被秦始皇派去海外求仙，“求仙不得，惧诛，止夷、澶二州，号秦王国，属倭国，中国总呼曰徐倭，非日本正号”^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又三十七年：“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遣，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蛟鱼所苦，故不得至，原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又载：徐福入海到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穀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黄龙二年：“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古代日本学者也记载此传说，松下见林《异称日本传》：“相传纪伊国熊野山下，飞鸟之地，有徐福坟。又曰：熊野新宫东南有蓬莱山，山有徐福祠。近沙门绝海入明，太祖皇帝召见，指日本图，顾问海邦遗迹，敕赋熊野诗。海诗曰：‘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所谓徐福祠者，谓蓬莱山祠也。此祠属熊野大权现。熊野大权现者，神代明神，书于国史式条昭昭也。徐福观国之光，来止，脱于虎豹之秦，在熊野三山之间，亦匪直人也。”^② 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也有徐福墓。

据日本最早的史书《日本书纪》记载，在应神天皇十四年（约公元2世纪）左右，“融通王弓月君率秦人来归”，应神天皇二十年，又有“倭汉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之党类十七县而来归焉”。公元815年编成的日本《姓氏录》，其载“仁德天皇时（约公元前1世纪）秦氏流徙各处，天皇使人搜索鸠集，得九十二部一万八千七百六十人”。《姓氏录》并叙“弓月君为秦始皇五世孙”，“阿知使主为汉灵帝三世孙”。^③

日本有多处山称“富士山”，“富士”日语读“ふじ”与“不死”的读音“ふし”

① 明李言恭、郝杰编撰：《日本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42页。

② 参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第4～5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③ 严绍璿：《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第32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诸音，据说该名称源于虾夷语，意为“永生”。今被日本人民奉为“圣岳”的富士山体呈优美的圆锥形，位于本州岛中段、山梨及静岡两县境内（序图-6）。

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指出：“文字的使用来源于归化人。是归化人首先把文字带到日本，教给日本人使用。”“这样，就使日本语言开始进入了能够记录和书写的发展阶段”。古代日本人将汉字叫“本字”，依靠汉字新造的、用以书写的语言叫“假名”，即假字（与汉字真名相对）。



序图-6 富士山（日本）

上述记载，透露了公元前，就有中国人渡海而到日本列岛定居、传播文化和生产技术的信息。^①

中华与日本信使往还不绝于史。历史上日本用向汉帝国“奉贡朝贺”的方式获得好处，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华帝国，为了扬威远播，对各国来使优渥有加，减免了食宿等一切费用，还赠送大量物品，所以“朝贡”是日本获得中国物品的一个重要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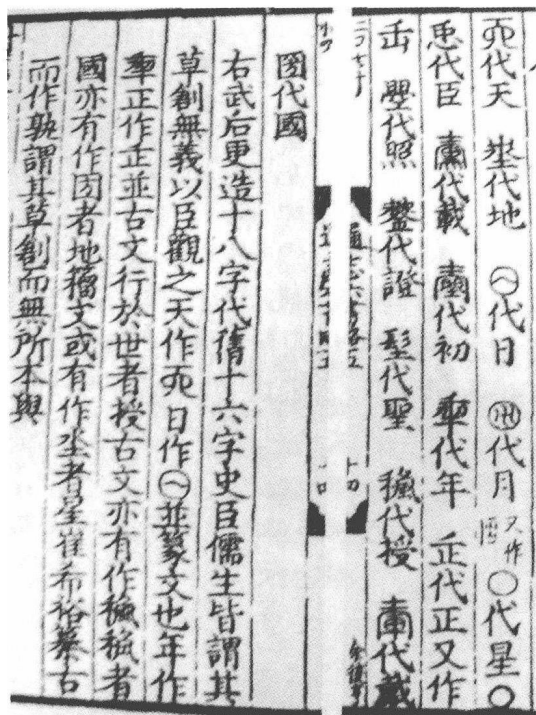
中日通好后，中国文化不断地流入日本，为后来飞鸟文化的形成带来很大影响。大唐盛世，日本屡派“遣唐使”大举学习中国文化。

日本遣唐使前后亘260多年，次数达19回之多。遣唐使之举废止以后，唐商船依然频繁渡日。

平安末期逐渐走向正常化的日中关系，镰仓幕府继续予以推进。镰仓幕府积极与南宋贸易的主要原因是获取南宋的铜钱，因为那时日本自己不铸造铜钱，国内流通的主要货币是宋铜钱。

公元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兵征服日本未果，中日关系遂告中断。但日本民间甚至史籍仍称中国为唐、唐土、唐山，呼中国人为唐人。

即使在奉行“锁国主义”的江户时代，景慕中国文化依然是贵族大名表达自身修养的标志。那位写《大日本史》的德川光国，还将“国”字写成了“囯”字，那是唐武则天统治期间曾颁布一种特殊的避讳字称“新字”，《宣和书谱》卷1载19字：“考其出新意，持臆说，增减前人笔划，自我作古为十九字。”宋郑樵《通志·六书略》引用的武则天新字18个（序图-7），于此可略



序图-7 武则天制字《通志·六书略》

① 本书论述的日本园林，不包括今北海道（古称虾夷岛，原住阿伊努人，属于安东都护府管辖，明朝时属于奴儿干都司管辖。明朝末年随着朝廷势力衰微，1807年，日本幕府控制全岛，设开拓使。1869年，置北海道，改现名。1886年，设北海道厅）、冲绳地区（古琉球国，原中国属国，1879年归日本，古园林属中国南方风格）。

见一斑。

以孔、老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就这样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传入朝鲜和日本，当然，作为审美主体的朝鲜和日本民族，在接受中国园林文化的过程中，随着国情的变化、接受主体在审美接受中不断消解、浑融、创造，“韩化”、“和化”是必然的，然后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园林，尽管其中仍然有着抹不去的“中华趣味”。

以中国古典园林为代表的东方园林，深深地涵蕴在东方民族文化的沃土中。其含蓄的神韵、抽象的意味、无穷的美感，超越着时空，依然滋润着今人的心田。

四

东方园林美学具有原创性、恒久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等特性。如中国有明计成的《园冶》、文震亨的《长物志》，清李渔的《闲情偶寄·居室部》等园林专论；《扬州画舫录》、《帝京景物略》、《百城烟水》等名胜园林志书；还有专业著作，建筑如《营造法式》、《营造法原》，赏石有《宣和石谱》、《云林石谱》、《素园石谱》等；园艺类书有《花镜》、《广群芳谱》等。另外，沈复的《浮生六记》、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张潮的《幽梦影》等忆语体小说和清言作品，也有大量关于园林审美的精彩篇章；数量众多的园记、游记及园林诗词歌赋，更是中国园林美学的富矿。日本也有《作庭记》、《山水并野形图》、《筑山庭造传》、《都林泉名胜图会》等著作，因此，挖掘园林美学的宝藏，更好地继承古人的审美积累，使我们在更广阔的视域中来研究和把握东方园林美学，揭示东方园林美学的精髓，是本书的重要目标之一。

从哲理的高度揭示产生东方园林美学的文化依据，从而真正理解东方古典园林的美学精髓，使更多的人“读懂”东方园林，是本书努力的方向。

从古人的辉煌中找出摆脱当前生态困境的一线生机、一丝灵感和解决办法，享受久违的那一份应有的安宁与祥和，是写作本书的现实意义。

本书将以中国园林美学作为考察东方园林美学的坐标，旁及同源异质的日本、朝鲜等园林。全书分六章：

第一、二章：东方园林审美发生论，勾勒东方园林美从孕育到成熟的过程，中国古代园林美学观念对日本、朝鲜园林的浸染，着重从发生学的立场去考察中国园林美学以及日本、朝鲜在接受中国园林美学观的过程中，是如何因循自我的思维框架、心理定势去选择、取舍、理解、消解中国园林美学观又不断进行自我超越，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园林审美特性。

第三、四章：东方园林审美构成论，论述东方园林形式美系列和精神美系列，包括园林形相美、艺术美、诗境美、世情美和科学美等。

第五章：东方园林审美接受论，包括审美鉴赏力的培养、审美的心理建构、审美的视阈拓展和审美的创造性“误读”等涉及如何感受美、认识美、欣赏美等